攷槃集文錄

攷槃集文錄卷五

書後　題跋

書法言後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殆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詞不文也文其詞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於理而其詞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畢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成太

元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揚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焉曷嘗待於人黃泉出青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潦之不可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其修通鑑多取法言爲斷是尙得爲知言乎哉自記云東坡不喜法言海峰謂韓公好太元法言故其文字句奇二說皆是學者宜互參之

書楊嗣昌別傳後

余讀節南山反覆於亂本之所由端在於用小人小人不懲

其心覆怨其正若性生一轍忠智之士憂傷如惔不敢戲談至於四方靡騁而國亦旣卒斬矣何其痛與作此詩者爲百世戒此所以列爲經也吳之入郢也沈尹戌謀令子常沿漢上下遮遏濟寇而已東毀其舟還塞城口自後合擊之子常不聽師喪身死國隨以亾楊嗣昌之敗開縣也萬元吉謀以前軍躡賊中軍自間道北扼緜竹梓潼斷賊歸路嗣昌不聽師喪身死楚蜀糜爛方子曰是其事之相類乃所謂不懲其心者獨子常嗣昌也哉君子之論人也庸不肖者無責耳矣惟夫以猶可以有爲之資而卒與庸不肖者同敗身死不悟爲天下後世戮笑爲可惜也方其意氣自用豈不謂巳之所

見非進說者之所及哉而智計之士早熟籌焉而知其必底於滅亡也亦惟其愎諫而不詳思者決之而已訊而不顧顛倒思予墓門所以歎也洎乎拾瀋不可復得爛魚不可復全身親其敗者恨不能起死者一一語之而使之知悔則何益矣然使死者而知悔也則史策所紀殷鑒非遥而何世之踵其轍者趾相接也甚矣自克之難也故君子小人之介在懲其心存亡禍福之幾在懲其心

書阮籍傳後

晉史阮籍傳稱籍終日言口不臧否人物世之爲容默以適已事者用意過當致人心靡然不起無復聞是非直道之公

而壹皆託於籍余悲夫其說之足以害俗而又非事實也夫聖人不爲毀譽謂無故處加之耳非昧其是非之實而絕於言說也古者國風之作出於里巷匹夫之言三代之世皆陳之以觀民心好惡如將仲子諸詩可見當是時其上之政教雖非而賴其下淸議足畏故一時風俗禮義相維繫於人心者久而不泯及其亾也孔子懼作春秋向使皆不臧否則是經不得行六而聖人亦惟致密於亂賊者之怒不可攖而尙敢箸書以自表其褒貶之出於已哉觀籍爲白眼以斥俗士蓋臧否之尤者故卒以見疾於鍾會異哉籍之臧否形諸目而弟不形諸口耳而世何以託之也詩人之美仲山甫也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特爲實舉其行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今之君子則務隨時抑揚隱情惜己苟以混俗取寵而已嗚呼是皆析義不精而特剽竊其近似以遁於鄉原老氏之學而不顧害於人心風俗也其又何備美與

書望谿先生集後

作室者卜里開量基址程材用庀工役區堂廡房奧牖廁一一營之意中而後翼然有室之觀後人雖有丹堊之巧爲窗麗至於不失黍銖終不如慮始者精神開闔於空虛杳冥之際而與造物相往來也凡事類然矣樹讀先生文歎其說理

之精持論之篤沈然黯然紙上如有不可奪之狀而特怪其文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卽而求之無元黃采色刱造奇詞奧句又好承用舊語其於退之論文之說未全當焉而篤於論文者謂自明歸太僕後惟先生爲得唐宋大家之傳雖樹亦心謂然也蓋退之因文見道其所謂道由於自得道不必粹精而文之雄奇疏古渾直恣肆反得自見其精神先生則襲於程朱道學已明之後力非充其知而務周防焉不敢肆故議論愈密而措語矜慎文氣轉拘束不能閎放也先後諸公學旣不能如先生之深而又憒於所謂義法者故其爲文不能如先生之

潔而知所鎔裁以合化於古人也而公遂儵然於二百年文家之上而莫敢與抗矣鄉使先生生於程朱之前而已能聞道若此則其施於文也詎止是已哉

書望谿先生外集後

嘉慶庚午樹從姬傳先生於江甯鍾山書院見望谿曾孫傳貴以先生集外文來請敘其文止一卷明年辛未姚先生復得先生與鄂張二相國論征準夷書亟爲跋語謂後有刻先生集者必宜入之道光二十年七月蘇生惇元自浙歸以其所輯録望谿遺文一卷見示則皆前後集所未刻者並有先生前刻集中所有而今刻刪去之者其奏議一卷則仁和邵

懿辰鈔於方氏宗譜後而得之者也且疑此文旣刻於方氏
譜後則其裔孫刻後集者不應不見而遺之何也樹曰先生
文集係手自定其去留必有精意非後生淺學所可妄測惟
山東韓理堂所輯望谿集外文有十卷之多此類劉獨爲一
卷其事約在乾隆三四十年間距姚先生作序時前數十年
文亦較多數倍姚先生殆未見也又據姚先生兩序似以他
文縱不存無害而與兩相國書則必不可不存所見誠是也
但樹攷先生手定集已載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一
書其詞意悉與此同意先生稿或先擬與鄂張兩相國而未
出後乃改而與蔣相國遂以此爲可不必重出而姚先生偶

未察而云然與要之公之文宜以手定集爲主而遺文奏劄當覓韓輯十卷本校正乃爲善耳 宗後學秉樹謹識

書錢辛楣養新錄後

錢大昕氏以南宋之亡歸獄於鄭清之之主收復致挑邊釁其言曰南宋之速亡由於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之上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云云愚謂錢氏此論始孟子所謂無實不詳者與凡君子論事須平心虛公揆度義理攷詳事實然後其言信其論篤傳之天下後世乃不致誤國殺人也近世漢學攷證家因惡朱子遂淡疾宋儒道學其著說文字率以邊見偏見顛倒邪見與爭勝

貿道理不足以勝之則壹借國事虛搆影響以莫須有信口傌誣如姦胥法吏舞文傷善不論本案有無虛實徧名其閒以坐之耳其論宋事一言不及韓侂胄史嵩之賈似道而惟弊罪道學論明事一言不及嚴嵩魏忠賢而惟歸獄東林由其毒正邪心心版所印也不知南宋立國政恨其無志於恢復不專任道學耳使眞有志於恢復如越句踐燕昭王舉任賢才如魏文矦魏孝武將收復可必何致速亾蓋收復正論也正論國之元氣治亂安危之所由不可謂之迂闊眞德秀請絕金歲幣疏及朝辭所陳五事與胡銓諫和議疏爭輝僴冊皆萬世金鑑而又可少之哉文忠此奏在甯宗嘉定七年王柟函韓侂胄蘇師旦之首

至金乞和韓侂胄誅有罪矣而函首乞和亦太亡義而傷國體矣文忠北奏振起人心不可謂之迂闊其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國家之於女眞萬世必報之仇高宗孝宗値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敵人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屬天下之用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彼而猶事之哉且所重於絕金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女眞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按文忠意以蒙古方彊力能亡金若我和金不召怨矣旣和金必與金共攻蒙古是敵釁於新敵也又因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戎守者自立之共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彊敵喙與不能爲我患

雖當時諫用兵者如邱崇華岳婁機諸人之論亦祇謂宜申警軍實爲自立之計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動不可輕舉耳蓋啟釁致兵而無以待之是速亡之道智者所見皆同而非謂當忍恥忘仇棄中原苟安而不當言收復言收復爲道

學迂闊也矧當日收復之議前出於韓侂胄之欲立蓋世功名後出於趙范趙葵之狃於收復淮陽欲乘時撫定中原收復三京並非出於道學但收復三京之議其時史嵩之杜杲喬行簡邛岳皆言出師之害惟青山力主之以致洛師撓敗錢氏據此一段又據當時廷諸人之議而真文忠又惓惓於復仇者又爲青山所引用之人故因而獘其獄於道學以爲必真魏所爲矣不如此役祗當責青山范葵等無備輕發如當時廷議所論云爾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勸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

有為之會事之有成固可坐策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云云

而不可謂主收復為道學迂闊也且洛師雖敗而南宋所以亡之故禍胎病根實不由此

此端平元年之事既敗之後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帝下詔罪己乃召用真德秀魏了翁德秀言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儻能進德以迓續天命中原終為吾有若人徒以力求而不反求其本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了翁入對言事凱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據史言如此二公所陳豈可謂之道學迂闊而惟上收復也乎又按喬所謂事與前異者蓋謂蒙古乃新敵非如金人有宿仇淡怨久為所弱等情事畏場之役一彼一此何嘗之有但詰修戰守之備固可轉敗為功也又帝問恢復於孟珙珙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又問和議珙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會言和帝命吳泳艸詔罪己泳訪於在嵩苟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空只振闕齎發興國人心據當日在廷諸臣議論如此亦並不由於用道學之故未有以此役為速亡之禍本也

開禧末寶慶初史彌遠欲收召道學以為名既而以論濟王事忌之諷臺諫盡劾去之至謂眞德秀為眞小人魏了翁為僞君子紹定末端平初彌遠死洛師敗鄭淸之再召用眞魏諸賢而是年眞文忠卒又明年而了翁去故理度兩朝名為崇尚道學而實未能盡其用不特昧其忠信碩畫之非迂闊而且以亾國大罪加之豈非無實不詳之言與但疑靑山葵范皆尙非至庸劣之人而趙葵出兵秖給五日之糧徐敏子至洛明日卽乏軍食至釆蒿和麪為餅食之夫欲收復百年之地而出師伊始支絀乃爾全無備豫雖嬰兒之計亦不至急促輕脫如是及元師南下饋糧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

兵食可因遂以潰敗一皆如邱岳所策錢氏以大局責道學固誣而失實而究無解於此敗之失及爲反覆攷之而後知靑山葵范當日所以出於此者有可爲傷心者也紹定五年蒙古約其伐金許事成以河南之地來歸此秦人以商於六百里誘楚使絕齊之故智也史嵩之不悟遂許之其以亾金此雖不見事勢而於義無失葢與金爲世仇得藉手以復之爲快其時趙范不喜引宣和約金攻遼受欺之事爲說此見事勢矣而於復仇之義爲闕葢不與蒙古必助女眞而女眞世仇豈可助之眞文忠所謂不召怨於女眞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惟當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姑爲苟安之計若夫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倘存則用之於女眞彊敵叜生則用之於彊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尚

安爲志衞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敵幸亡不能無外患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當事變方興之始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此謂不和金亦不和元但貴自彊非史趙二人所及矣

及端平元年金果亡而後宋之君臣喜可知也是時又值史彌遠卒帝始親政故改元端平以志喜也於是靑山正爲相慷慨以天下爲任欲及元人許歸河南之約收復三京此眞千載一時之機會昔不及待故不暇積食蓄兵而急往受之耳事出有因不惟非迂闊亦非全由冒昧而詎知姦臣誤國不同心合力事會蹉跌不戰而敗邪詳觀此役由史嵩之不致餽糧以致諸軍飢乏潰帥倉猝自潰引還並非敵人彊盛力戰不支弓亡弦絕傷夷挫衄如黏沒喝時事也使是時糧饟充給諸將秉

承定筭堅忍不退申前日之約且以三京本吾故地大義折之盟信要之元新得金中原事勢未集未必不退聽如仍恃彊不聽則用趙奢閼與之說力戰致死以勇爲勝師直爲壯必可勝之如此而又不勝則亦曲在蒙古非我無端生釁則用樂毅田單之謀因我民之怒退而修備蓄力激起人心志在必於收復則中原可終爲我有也是故青山范葵此舉原非孟浪所恨太脆弱輕脫如嬰兒之戲出乎常理當然之外千載而下覽其事者可爲太息憤懣者也而錢氏顧指此爲道學迂闊不識理勢主收復以速亡可謂蔽昧無知全非事實吠影而已逮後淳祐十年史嵩之去位青山再相收召衆

賢用余玠帥蜀一意出師興元之役雖無功而未有大敗乃十一年而青山卒又二年爲寶祐元年余玠死玠亘將蜀之長城帝信讒以斃之而蜀遂不爲宋有青山卒之歲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始立而以其弟忽必烈總制漠南開府金蓮川淳祐十二年元主以關中河南之地盡封忽必烈又六年爲開慶元年是年九月忽必烈渡江圍鄂賈似道乞和忽必烈聞元主卒引還明年景定元年二月忽必烈自立是爲元世祖建元中統元年統觀自端平元年甲午青山范葵收復三京及是開慶元年己未蒙古渡江二十六年間事迹如此謂之謀國不臧可也謂由道學誤之非事實也紹定端平以

還女眞旣滅蒙古方彊滅國四十亾金以及於宋事勢駸駸不可得已燕丹不刼秦秦亦必亾燕宋雖日乞和蒙古亦必滅宋當此之時惟有用賢可以自立乃宋以史賈輩當之夫陳賈鄭丙韓侂冑之攻道學已出虛誣令前渡江日開邊釁蹙國命實出於賈似道乃錢氏不以責似道而弊獄於青山以致其毒螫道學之誣說邪心甘自坿於賈丙侂冑其用意如鬼蜮含沙最爲可惡若以和議爲可恃則前此秦檜殺岳王史彌遠函侂冑之首矣而究何能弭女眞之寇哉若以主收復爲挑兵釁則端平以後未有收復之謀也若以道學誠足以亾人之國與則元世祖未卽位之先開府於金蓮川時

首召姚樞樞陳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八事皆道學之大經世祖嘉納動必召問又召用廉希憲希憲以孟子性善義利仁暴爲對世祖善之目爲廉孟子及即位首召竇默許衡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不一於正元主敬禮之及元主立太子太子問王恂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印板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若板本差則所摹無不差者太子善之更循許衡陳政大約以大學修身爲本其爲祭酒教弟子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虞道園曰先正許文正公實表章程

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攷史者僞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爲之輔佐如此豈偶然哉夫姚賛王許所陳皆道學迂闊之言而元用之以興何獨宋用之而速亾哉錢氏之論殆如湻于髡以魯之削歸罪于公儀子柳子思爲耳道學之病誠患其迂闊儒緩失之弱耳若不主和而主收復乃其發强有爲不肯苟安忘仇此臣子之大義乃反以之爲罪邪統觀古今撫守之主有以一成一旅而光復中興者矣未有以大朝立國當忍恥忘仇以主收復爲道學迂闊不知理勢也古無不亾之國然僞爲亾國不爲降國恭天下原有亾勝於存死勝於生者或由才略不足以濟或由

天命已去不可如何如楚項羽之亾田橫之不屈皆遇而亾國非由道學迂闊以速之也由錢氏之論率舉世臣子不爲越句踐燕昭王弟作秦檜湯思退而後免於道學之迂闊也已私師道謂李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如此不知何事便議和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有戰守乎又曰公等國之大臣腰下金帶自不能守欲以與金人若金人要公首級當復何如明日金使人禮稍紬上顧師道曰彼畏卿故也當彊敵壓境朝廷拱默李綱師道猶能抗方張之氣阻城下之盟而錢氏乃以南宋立國不應主收復爲道學迂闊不知理勢以速其亾況本無其事也然則其所作廿一

史攷異亦何用也不過撥覓細碎眡傳以邀名而已於資治致用無當也張南軒孟子說解交鄰國有道章以修德行政養兵訓民卒戮寇仇爲言詞氣激發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朱子詩傳於王風揚之水亦然以此例之錢氏之於學殆未嘗奉教於君子也

書劉文靖渡江賦後

孫北海曰世人軒劉靜修而輕許魯齋以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遂不復問而心賢之靜修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舉云留我奉使仇我大邦始如露布此賦可令魯齋見與樹援北海是言殆

未詳攷靜修之心及其事實而輕於立論也昔邱瓊山亦以渡江賦爲幸宋之亾黜其從祀惟崔後渠以爲欲存宋孫夏峰力主之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是皆未攷其事實也元史本傳靜齋生金章宗泰和九年（按章宗以泰和八年十一月崩無九年）蓋當宋甯宗嘉定二年己巳上溯紹興十年庚申河南地歸金七十年矣下歷金哀宗天興二年甲午金亾靜齋年二十六歲又歷帝昺己卯宋亾靜齋七十一歲又二年爲元至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歲劉文靖生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上溯天興二年金亾相去十一年而始生上溯南渡一百十餘年靜齋懷孟人文靖容城人若以中原皆宋士爲金人所得

以宗國爲義則皆當爲宋人若從土斷則魯齋固當爲金人劉文靖生於元滅金之後固自爲元人也觀其作理宗宮扇度宗古墨詩題皆書宋又作金太子允恭墨竹畫馬詩題皆書金則文靖固自謂元人也當開慶元年時蒙古渡江圍鄂命賈似道援鄂似道密遣宋京乞和許割江南稱臣納幣及元軍還似道襲殺其殿卒匿議和事以諸路大捷江漢肅淸奏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似道使其客廖瑩中作福華篇以頌鄂功通國不知有所謂和也及蒙古遣使來徵和議似道恐泄其事幽之於眞州刺垣邏守使臣上書請見請歸且極陳和戰利害不報蒙古主屢遣使以稽留信使侵擾邊疆來詰

李庭芝奏言蒙古使者久留真州皆不報劉文靖賦以渡江命題以留我信使仇我大邦二語爲言實見速南宋之亡禍釁在此夫似道此舉挑兵釁以速於亡實爲元師渡江本案當時雖宋之臣民亦咸忿疾其事文靖元人言之何忌北海乃以諱國惡之義律之不亦謬乎全謝山曰蘇天爵以爲哀宋可謂得文靖之心矣

書許魯齋集後

明邱瓊山尼許魯齋之從祀以其嘗爲宋鄉貢進士也按魯齋生嘉定二年己巳金人以嘉定七年遷都汴是年魯齋年僅五歲魯齋懷孟人懷孟在汴都西北金已改爲南懷州置

沚南軍矣魯齋安得逾汴而就宋之舉也自嘉定七年下逮端平元年甲午金亾魯齋年已二十六歲是年趙葵趙范收汴京敗還明年分樊城新野唐鄧置鎮北軍以備蒙古境治不及懷孟十九年壬子蒙古主以關中懷孟地盡封忽必烈二十年忽必烈出王秦川召魯齋爲京兆提學年已四十六歲此前未仕時嘗避亂徂徠山往來河洛就姚樞受書蘇門山皆在金在元未聞歸宋也使魯齋於金亾之後而得歸宋爲鄉貢進士史文何不一記之甯宗理度之世史於道學諸賢出處無不詳記何獨於魯齋而忽之宋元同滅金使魯齋於金亾而歸宋然且不可況仕元乎瓊山不以此斷之而

係宋爲義謂宋鄉貢進士不當仕元又無確據恐不應春秋之法何者君臣父子之義一也人生於某氏即當爲某氏之子孫民生於某國即當爲某國之民人若人不幸生於微賤一旦其族被世家所滅論者謂此家本微賤當改歸此世家爲其子孫理可通乎儕齋父祖爲金之民人及百年矣一旦引夷夏之防以斷之何以異於是且金元不當爲載記王秋澗言之矣當時承之作金元二史不得蔑之謂金不得爲代也儕齋辭樞柄臨歿自疚不能辭官戒家人勿得請謚及劉文靖之所譏議皆以是故但不如璞山以宋爲義耳璞山之言未詳所出恐記載妄說姑記之俟知者定之若儕齋嘗爲

金鄉貢進士則於情事誠或有之然不可確知矣

書徐氏四聲韻譜後

汲古閣刻許氏說文解字有二本一爲徐氏鉉奉勅校定許氏始一終亥本一爲李氏燾五音韻譜本李氏本元明以來刻者多流傳寖廣鉉所校許氏原本刻者絕少則豈不以其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學者艱於尋檢也哉我　朝通儒輩出博綜好古遹軼前代而尤崇尚小學海內攻說文之業者先後不下數十家於是宋版始一終亥大字小字本悉出段若膺說文訂敘之詳矣吾獨怪諸家刻李氏韻譜不用仁甫序而仍以許氏徐氏序及表冠其書遂使承學之士不知此本

出於何人段氏譏顧亭林誤認李書為徐鉉等所定而不知
其失在於刻者然世攻說文之業者所見此二本而止耳近
人所刻小字大字本而止耳其鉉鍇所定韻譜世罕知之道
光庚寅始從友人借得曝書亭所傳本尋究體例與李氏異
者二李氏雖異其部次而偏旁安堵聲韻所協仍偏旁之本
文學者尋檢未為省力誠有如虞道園所譏鉉命鍇以切韻
次者既移其部次即不顧其偏旁期便尋檢無恤其他李書
仍用許氏說解徐氏等注徐書則聊存訓詁其餘敷衍刪為
道釋其曰五音者即四聲而分上下平耳非宮商五音也鉉
敘固明言五音分五卷矣而徐氏堅妄詆仁甫謂四聲五音

之不分其謬已甚者眞齋說也竊以兩家箸書皆各有當其
旨各分見於其所自序政無庸妄議也此本題篆韻譜篆字
流俗人妄加非徐氏之舊或疑亭林號博極羣書不應不見
仁甫敘而以燾書爲鍇等所定其所見或卽此本段氏譏之
非也吾以爲不然據亭林所自言竝始一終亥本且以爲難
見何況此本傳者絕少未聞他刻近浙人張氏士俊所刻槧
傳前附鍇李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敘乃仁甫敘鍇書之文
非自敘其書也其自敘所以改爲者甚詳見於馬氏通攷亭
林偶忽之故誤認耳虞道園稱至元中瑞陽學宮所栞韻譜
徐氏堅所稱坊間行本川本者皆李氏韻譜也

皖上修禊圖跋

江右陳叔安得明衡山文氏畫卷不知其何作也見卷中景物人士有類於修禊者則目之爲修禊圖云爾皖上者叔安狡獪戲題之以誣文氏以愚時人也或以衡山有高名故叔安假之以爲重余獨以爲不然衡山自作畫叔安自修禊其事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衡山何由重叔安叔安何由拔三百年以前之衡山哉天下事皆妄所結若非其實則皆粉碎且叔安之兄伯游之記具在明明敗露未嘗眞謂衡山爲叔安作圖也記中十四人縷縷指實適徵其戲耳叔安之不能誣衡山也明矣且宇宙景物古今未嘗有二也世人以眼識空

華彊生分別若自天地本㓗觀之足相與啞然笑也叔安修禊其人不異卷中人也伯游作記其文不異蘭亭敘也卷中人士景物不異皖上人士景物即不異蘭亭人士景物也孰爲晉人孰爲今人孰爲山陰孰爲皖上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又何妨專而私之曰皖上云人心多妄妄起於有著著緣取取緣貪貪生癡至其癡處皆有故絕可思而右軍以之興悲叔安以之游戲其心豈復有著處哉道光丁亥正月桐城方東樹跋自記云似東坡游戲文

題頻上搨帖圖

吾友管君異之持此圖索題言曰同先祖爲頻上教諭時頻

上黃庭石已碎其存者可二百餘字在諸生卜士誠家先君借而搨之其後先祖先君相繼歿家歸江甯手澤皆散佚矣同僅於故紙堆中得此裝潢成册丹徒張寶崖爲作頴上搨帖圖先祖尋迹具同所爲家傳先君爲人孝謹忠信年僅三十九而歿時同方九歲漫無所省記今可見者獨此而已言未卒泫然而泣余曰然古之名賢嘗有以一名一物微細之端而流風遺韻使人鄭重愛惜而傳之不朽非以其物而已以其人之懿淑而因以及於是物焉耳而況子孫於其先人手澤所存焉者乎不然世之貴人金多身閑爭買書畫如東坡之欲付與一炬隨飛煙者其曷足偁既以應異之因書

其後以歸之

援鶉堂筆記書後

古人校定書籍綜覽義言軌式前則有大體有細意大體炳諸所裁細意隨時而發一出通賢之手卽爲凡例故曰自揚雄劉向方偁斯職歷覽古今若馬鄭賈服逮於陸元朗孔沖遠等之於經應孟如徐逮於顏師古胡身之等之於史類皆以英敏之資勤銳之志識明心專反覆討論鑒別精審意詞方雅采獲分散貫穿齊一周其藩籬窺乎區蓋脈絡次弟曲得其恉故每編校一書所費日力卽與自爲一書等是以獨步邁俗無媿雄向準此而論并之近人惟惠氏定宇何氏屺

贍盧氏抱經錢氏竹汀四家識精翳密差足與於斯流顧三家書皆整雅惟獨何氏之書體例乖俗殊乏裁製前人以紙尾識之亘為不虛問攻而衡之似遠遜後來錢盧二家條理淵密枝葉扶蔬精神煥發也推尋其故蓋由錢盧手自訂著何氏出後人裒次不得其措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亾矣是知書非自訂而託之後人多成增訛少成滅訛尠不失其指者先生平日校勘群籍本以糾繆正誤拾遺補闕為旨趣使編其書者肩納於謬誤闕陋之途遺誚通識比於誣訛能無懼乎編審既畢特發斯義以諗來者笑古人之末工忘己事之已闕不敏之媿重為口實已

潛邱劄記書後

吾嘗論達巷黨人偁孔子之大特驚以爲博學嚮使孔子而爲一書攷證三代典物文字其必過於蔡邕劉熙應劭不待言矣而聖人於夏殷之禮亟曰能言而卒不抗已以爲之文獻乎日教人惟日用下學躬行切已之是務雖博弟子以文要不出乎詩書六藝豈不以民彝物則萬世經常不易循之則心身安事理得而治化興昧之則心肆身戕學術歧而政俗敗古之立學校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必使學者明於古今通達道理凡其所爲學問而攷辨之者亦學乎此而已亦辨乎此而已後世學異而言多書多而岐多學者不

顧其本惟務逞私揚己黨愚賈名相與掇拾細碎爲無益非要失實誤世之言其說經攷史論議所及罔是非之眞而以害於人心義理者不少矣則皆所謂無德者眂有德者厭名爲攷信而實欲行其私說支離畔援非愚則誣者也是故觀其書不見根源本領使人讀之心志馳騖淆惑蕩焉而無所止可以資口耳而無益於身用雖由是要廣爲千百卷猶莫能盡宇內無此書不見少學者不讀此無損於學雖竊大名亦徒榮華於一朝而末由施用而不朽爲學若此亦足傷也或曰若吾子言是攷證不足以爲學則孔孟所侮博學詳說者謂何且不幾率天下而陋乎曰固也吾以學者忘孔孟也

若猶念孔孟也將必志乎其所本者以爲先而後可也若舍置其本而專務乎此而曾不要之以約禮反說此吾所以病之也近世言攷證之宗首推浚儀王氏亭林顧氏太原閻氏吾觀王顧二家之書體用不同而皆足資於學者而莫能廢非獨其言覈實而無誣妄之失亦其著書旨趣猶有本領根源故也閻氏則不逮矣然亦頗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讀其言如循近澗觀清泉白石游鱗一一目可數指可掬其用功塗轍居然可尋見異於泚竭而自中不出者也特其體例不免傖陋氣象矜忿迫隘悻悻然類小丈夫之所發故不逮王顧兩家淵懿渟蓄託意浚厚類例有倫此固存乎其人之識與

藁爲已雖其書出後人裒輯非其所手訂而詞氣大體之得失固不可掩也

書惜抱先生墓誌後

先生之葬也其家僅埋石誌生卒姓氏而已樹慨先生名在海內而當時名卿學士無銘詞於事義爲闕屢欲表其墓輒以愚陋不足以盡知先生之所至嫌於僭而自止道光十三年來常州見先生從孫瑩所作行狀及先生門人新城陳用光宜興吳德旋寶山毛嶽生並武進李君兆洛各所爲誌傳文其於先生志業行事揚搉發明爛然無遺於是始喟然歎曰乃今而後可擱筆矣而瑩及毛君固謂樹子終必爲一文

以卒子之志樹曰然昔虞道園有言子程子歿叔子爲行狀張子歿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閣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行狀而延平之墓銘無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而朱子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而無待於他人乎竊援斯義乃敢舉愚意所欲言者系而書於後曰古今學術之傳有衆著於天下人之公論者有獨具於一二人之私識者私識之中又有其淺且切者則各以其所見言之以繼夫不傳之緒而已夫唐以前無專爲古文之學者

宋以前無專揭古文爲號者蓋文無古今隨事以適當時之用而已然其至者乃並載道與德以出之三代秦漢之書可見也顧其始也判精麤於事與道其末也乃區美惡於體與詞又其降也乃辨是非於義與法噫論文而及於體與詞義與法抑末矣而後世至且執爲絕業專家曠百年而不一覯其人焉豈非以其義法之是非詞體之美惡即爲事與道顯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雜冒而託邪文章者道之器體與詞者文章之質范其質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無媸也則存乎義與法自明臨海朱右伯賢定選唐宋韓柳歐曾蘇王六家文其後茅氏坤析蘇氏而三之號曰八家五百年來海

內學者奉為準繩無敢異論往往以奇才異資窮畢生之功極精敏勤苦踴躍萬方冀得繼於其後而卒莫能與之並蓋其難也近世論者謂八家後於明推歸太僕震川於　國朝推方侍郎望谿劉學博海峰以及先生而三焉夫以唐宋到今數百年之遠其間以古文名者何止數十百人而區區獨舉八家已為隘矣而於八家後又獨舉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譏笑甚恐抑真似隣於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則所謂衆著於天下人之公論也侍郎之文靜重博厚極天下之物賾而無不持載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擬諸形容象地之德焉是深於學者也學博之文日麗春敷風雲變態言盡

矣而觀者猶若浩浩然不可窮擬諸形容象太空之無際焉
是優於才者也先生之文紆餘卓犖樽節隱括託於筆墨者
淨潔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對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
以其面目自見於天下後世於以追配乎古作者而無忝也
學博論文主品藻侍郎論文主義法要之不知品藻則其講
於義法也慤不解義法則其貌決品藻也滑燿而浮先生後
出尤以識勝知有以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此所以配爲三
家如鼎足之不可廢一凡若此者皆學者所共見所謂天下
之公言也雖然天下之學其名既著固久而愈耀遠而不磨
要其甘苦微妙之心則與其人俱亾焉此斲輪者所以亟悟

夫齊桓也今東南學者多好言古文而咸推桐城三家於三家之中又喜偁姚氏有非姚氏之說莫之從嗚呼可謂盛矣而吾獨以爲人知姚氏之文之美猶未有能得其微妙深哲之心也不得其心則其於知也終未盡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誦沈潛反覆諷翫之深且久闇通其氣於運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爲之以成其詞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不則心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此雖致功淺末之務非爲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當世而垂爲後世法其畢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今爲文者多而精誦者少以懆心掉之以外鑠速化期

之無戚乎其不逮古人也諸君誌傳所以論先生之文者至矣樹特以其私識者淺言之俾學者時省覽焉以助開其所入云自記云先生爲先曾大父門人先子及樹從游最久講授無異師弟而生前實未正師生之稱恐後人疑之嫌識之於此毛生甫曰中有微言自足不朽

管異之墓誌書後

君與吾性皆少可多否而君差能借人以言故稍取時譽吾嘗與君劇論此理以爲好人而知其惡惡人而知其美天下一人而已古之君子隱惡揚善奬成庶類非諂於人焉耳非爲蔽於已也使已之義理未明而妄以行諂許人已之文章未成而妄以是得許人是以古聖人義理之公古作者稍微

能事弟爲吾饋遺悅人之具而足使天下失是非之眞是謂無忌憚苟而爲宰相論道經邦官人任使綜覈名實主持風敎以一天下之視聽而或乃駑驥同秣石玉雜糅毀瓦畫墁與良工大匠均例而無所勸懲曰仁乎其智不備也是謂混濁夫以無忌憚之心而躬混濁之行其事之所效又足以令天下失是非之眞此豈非妄也哉謂己之譽不過循斯須之人情天下是非之眞原不存乎吾言則自待旣太薄謂己之譽果不謬於聖賢之義理作者之精微則其視義理精微亦太誣昔孔子不敢爲毀譽不得已而有譽必有所試今人自視己德果已如聖人之明乎抑猶未也則妄譽之誤世比於

一手掩天下目可乎哉吾往與君言如此今銘君如有不信恐君從中將與吾辨故不敢也海內論古文之學者以爲其傳在桐城謂吾宗望谿宗伯劉耕南先生姚姬傳先生也姬傳先生所傳弟子數人皆頗以能文稱然皆不逮君獨至之論後世其信今未可家諭戶說也

書史忠正公家書後

道光十三年四月樹與寶山毛生甫嶽生同客武進縣齋生甫出忠正此書搨本曰此吾亡友鎮洋彭甘亭兆蓀所貽也又曰有汪有典者爲書名史外別載公三書撰其詞言似俱在此書後因言明史稱大兵以四月二十日至揚州二十二

日薄城下明史不言破城日明史稿紀以爲二十五日公此書係四月十八日圍城從其始至也又云越二日礮擊城西北隅是公此書發於二十一日距公死僅五日顧有所不盡本末史言公初娶李夫人繼娶楊夫人皆無子夫人嘗欲爲置妾公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私計邪後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後而是書所云炤兒者爲公何人邪公母弟二人可模早卒可程爲庶吉士都城陷降賊公請置之理福王以公故貸令養母是書所屬爲保護其母者皆公從父與兄行而不及可程豈薄之不及邪獨汪氏所載三書最後一書乃遺其伯叔父及兄若弟則所謂弟者可程邪武進李申耆兆洛言

曰明史以可程爲母弟獨安與史屺銘以爲從弟又曰屺銘名問和有學行所爲孝烈李孺人傳事尤有足感人者李孺人者李夫人女弟爲可模妻可模卒李哭泣五晝夜絕食幾死太夫人素病瘵忠正殉國後益劇李侍湯藥久不倦病革李劀臂肉以進太夫人卒得生其後平湖孝廉馮洪圖冒忠正名起兵破巢縣及無爲州兵敗被執堅冒公名不改大帥命太夫人面質之李偕楊侍以往李有國色姦人聶某見而豔之欲彊取之以媚大帥且恫以必從幣至太夫人驚悸不能決則以授李李從容曰是不難卽攜幣器入割鼻及兩耳投器中使僕婦捧以至太夫人號痛謂使者曰爲我持謝貴

人爲失措躍馬逸去當是時李氏之節幾與忠臣比烈何者事起倉卒而斷行之無難也汪氏書亦載此事但以可模爲可則馮淇圖爲馮韶伯旣曰鹽城人又曰浙人自記云此橅張中丞傳後序頗歷落有奇勢而陳侍郎用光極嘗詆之生甫仲倫亦不取姑記以質淡於文者以決吾疑焉

切問齋文鈔書後

切問齋文鈔三十卷雲閒陸中丞朗甫纂其指以立言貴乎有用故輯近代諸賢之作建類相比以備經世之略大約竊法呂東萊其用意固盛美矣厥後賀方伯耦耕爲經世文編則援采益富體例益備要陸氏實爲之嚆矢云樹嘗合二編所輯而讀之竊見諸賢之作其陳義經物論議可取者固多

矣而淺俗之詞謬戾之見亦不少雖然登之漫無別白非所以示學者之準法也且陸氏之論文又非矣其言曰是編不重在文其說當矣而又曰以文言道俗情固高下之所共賞又曰道在立言不必非之於字句又曰文之至者皆無意於爲文無意爲文而法從文立往往與先秦兩漢唐宋大家模範相同嗟乎談亦何容易耶循陸氏之言而證以卷中之文將使義理日以歧迷

如湯潛菴推陽明功業而並護其學術不知功業在一時學術在萬世學術誤則心術因之心術壞則世道因之陽明率天下以狂而詈朱子以爲洪水猛獸其罪大矣當日宸濠之事卽無陽明一旦將足以辨之孰輕孰重以潛菴之賢猶黨同倒見況於眞無識而託忠厚之名者哉

按陽明之功誠奇偉觀其臨事能盡得屯卦道理可謂賢矣然當但服文體日以卑僞而安得謂其功不得因此謂其學術非誤也

克同於先秦兩漢邪夫文字之興肇始易繩迹其本用原以治百官察萬民豈有空言無因而爲一文者乎特三代以上無有文名執簡記事者皆聖賢之徒賡歌謨明者皆性命之言文與道俱言爲民則洎孔氏之門始以文爲教四科之選非有專能自是以來文章之家傑然自爲一宗而不可沒固爲其能載道以適於用也淩夷至於秦漢道德潛然絕矣而去古未遠文章猶盛往與姬傳先生言西漢文字皆官文書而何其高古雄肆若彼魏晉以降道喪文敝日益卑陋至唐韓子始出而復於古號爲起八代之衰八代者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故退之論文自六經左史莊屈相如子雲數人

而外其他卑佪焉於是重古文者以文爲上非祖述六經左史莊屈相如子雲者不得發於作者之籙重用者以致用爲急但隨時取給不必以文字爲工二者分立交相持世淺識之士睯瞀憒惑莫知所宗苟事調停終未得理閒嘗折衷斯義以爲必重古文而後謂之文乎則自東漢以來至於今文將以至於萬世而無窮天下所用以治百官察萬民者一日不可無而安能待之遙遙不世出之作者乎謂隨時取給之文但使有用即與作者無異則自東漢至於今工爲致用之文不知幾千百人而何以都不傳於後而獨此寥寥數作者光景常新久而不敝而爲人所循誦法傳乎可知文章之道

別有能事而不得以不知而作者彊預之也陸氏又謂有用之文如布帛菽粟華文無實者如珠玉錦繡雖貴而非切需吾又以爲不然使世之人皆惟是取給於布帛菽粟而已則是禹可以惡衣承祭而不必致孝乎鬼神而山龍華蟲之飾與夫珍錯玉食之供凡三代聖王典禮之盛皆可廢也且夫菽粟入口隔宿而化爲朽腐矣吾人三年不製衣則垢敝鶉結矣是故今日之菽粟非昨日之菽粟也已敝之布帛非改爲之布帛也此隨時取給之文所以不傳於後世也若夫作者之文則不然其道足以濟天下之用其詞足以媲墳典之宏茹古含今牢籠百氏與六經並騖與日月常昭而愚嘗有

無實之言不試而云者乎今不悟俗學凡淺不能為是而徒指夫猥子浮華無用之文以為口實是尚不足以杜少知之口而何以服作者之心乎孟子曰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相比奚翅食與色重也吾觀集中諸賢之製其意格境象字句詞氣多與古人不類且有甚猥俗不識禁忌者而便謂足以躋於先秦兩漢唐宋大家其信然乎俗言易勝繆種易傳播之來學將使斯文墜在茲永絕亦文章之阸會也況彼所謂菽粟者或糅以秕稗矣或糅以雞毒矣彼所謂布帛者或易以刻楮矣或易以木葉矣善乎虞道園有言曰循流俗者不知去陳腐彊自高者惟務竊於異端如朱彝尊與譚子羽書淩廷堪

復禮黃中堅佛氏論等文皆是凡若此者辨之不審非殺人則以誤人以此為用非良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易之家人曰言有物艮曰言有序夫有物則有用有序則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偝必有以矯而正之講明切究邇乎軌迹以會其精神使夫古人音響之節律法之嚴學者有所望而取則焉豈可以隨俗恆言任意驅役楮墨乎作者之徒宜謹之於此韓子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非要非元而冗長並錄是書不止百篇詩不止三百非惟汗牛充屋不能盡載且適以罔道迷人故曰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蒐輯之家宜謹之於此若都不能則但取經事不與論文可也三道

是已毛生甫曰於義理文章皆有
關係可謂立言不朽者矣

書劉貞女紀略後

嘉興錢侍御儀吉言其巡視西城之年平谷民婦某氏自縊死下指揮驗狀無他傷民之父婦之父母列詞皆曰婦以貞怒其夫懼而死死愚也無冤余察婦所以死者甚可疑日訪於其傍近諏得其顛末遽召民受詞一如其父言問諸鄰人亦如之乃獨引婦之父母及兩弟反覆導之卒皆如民父之言蓋婦家愿而畏事鄰人懼訟之及而不以實告余雖顯然明白而終不能引道路之言證成於訟廷惟自疚身有土地之責而不能為匹婦伸理冤枉因書其事以著某氏之隱節

侍御後游廣州因以語於祁中丞竹軒中丞曰是獄不窮治則死者之心安因尚論夷齊衛輒事曰非仁得仁此婦亦是心耳侍御所讞獄在道光十三年而十六年又有劉貞女事劉貞女者儀徵人許字某氏年十七爲歸妻於其夫家而實未卽成婚居半歲忽自歸誓不再返父母驚而詰之泣不言既而亦喻其有難言之隱不卒詢而聽之女勤鍼黹操苦役爲父母服勞未幾而父歿踰年而母又繼喪女侍疾奉湯藥不解帶者百餘日弗懈父母歿女哀毀欲以身殉不飲食數日賴諸親勸勉始節其哀自是以後代其兄綜家事兄本貧窶屢遭大故兼頻年水患饑饉相仍家一歲而數遷女食不

飽衣不溫曾無幾微慍恚意至十六年某月日夜忽自經死女兄澍實爲文以紀其事而曰妹不死於初歸之日懼以死傷父母心也不死於父母歿之日不忍以事重累兄弟也不死於饑寒播遷之日恐人謂其不堪貧也及今家稍裕而卒以死是妹之善其死以全其貞也方子曰女未嘗一日忘其死而顧以死不得其空不遽死文信國至柴市之殉而心始畢王炎武乃欲早迫之非但不能知信國抑猶於義之辨析未精也嗟呼聶政之姊能顯其弟貞女之兄能表其女弟豈非賢哉豈非賢哉若乎谷民婦之兄弟雖愚而卒得錢侍御和中丞爲之表其微炳如日星矣又何憾焉余故爲牽連書

之以彰其義

孫節愍公事略跋 代

孫大令瀕昌以其先節愍公殉節事略及方恭人命子書來乞題詞余覽其事爲之喟然興歎者非一二端已也維昔明運既終南都再覆唐藩入閩王有英略枕戈泣血濟厲思奮其時舊臣之有聲望者尚多方招徠而用之以期克濟乃支梧海隅受制鄭氏卒以顛滅蓋天命眷顧 興朝非顛木之甹栟所能圖者矣且自黃漳浦脫大事已去不可爲矣楊公暨孫監軍一旅之師區區效命邪屈覼前此事關諸公其於成敗大數已不足爲關係而 聖朝覽大取其成仁不遺

盡節　特恩曠典一體　賜諡襃卹孤忠毅魄死可不恨方恭人以弱女子九死一生拮据艱阻卒緜其世而保大之可謂爲其難矣郭義士俠烈爲心拔人孤兒於亂軍鬭其事尤偉而孫公子間關千里崎嶇兵險歸其季父骸骨兼惠及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子有焉汪太淑人憐其子以及其主帥極天理人情之至公是役也忠臣死友節婦孝子烈士義僕賢母各伸其志以共成其義洵千古患難中一彥會也史體謹嚴止載大略向非家乘可徵則是衆美者不幾湮晦弗彰哉余於公有枌榆之誼顧不得聞其死事之詳故既慶孫公之有賢裔而又悲楊公之無後而終得託

於孫公以長保其墓祀又不幸中之幸哉

左忠毅公家書手卷跋尾

吾邑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多鄉賢故而鄉賢之尤著者無如方斷事左忠毅二公斷事忠貫日月惜官位卑小無甚事業惟其潛德獨昌大其後裔遂爲一邑冠若忠毅則事關社稷身繫安危楊左之名赫然在人口耳至今童嫗皆能道之雖古倆龍逄比干何以加焉是其遺迹所留雖片紙隻字子孫守之重爲墨寶後世見之詫爲眼福人心之公理固然也吾友馬君公實藏有公在獄中所寄家書淋漓淚血令人感動實爲世珍道光甲辰春公之族裔某復示余以此二書則

定陵升遐之日光廟御極之初公受命巡視屯田時所寄三親之言也某言得於公裔孫某家故紙堆中其前後表裏爲一無知傖子塗污殆徧遂攜歸翦裁裝池爲此卷故書末語皆不完樹既正容莊誦訖則見公之所以告其親之言卽所以告其君之心拳拳國是一意無間百世下猶可想見其寤寐如結之致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豈矜心作意取辦於一時慷慨以成名者所可同日語哉然衡其詞意公是時蓋猶願爲良臣而未決爲忠臣而惡知其後來之局遂糜爛不可拾邪馬君云往年邑侯趙明府嘗於公裔孫處得十三書亦皆被塗污者今檢對鈔本則此二

書儼然在焉前書於臨時再差人下缺百有十七字後書歲底也下缺五十二字然則趙明府輯錄時尚完好也嗚呼佛經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生滅異住刹那不常統觀明事暨公始末俯仰皆爲陳迹詎不信夫矧此一紙之書安保其不終化爲飛煙而又可常抱翫也哉雖然成而不可不住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若據現在以徇斯須於世界則如上所陳亦尚非駢拇洋傑之行也而又何譏焉

跋史忠正公答孝烈姚夫人之子吳遜谿君手札

明季流寇肆毒雍豫楚蜀江北尤甚一時士女捐生取義所在皆有無慮數千百人孝烈姚夫人亦其一也於時閣部史

忠正公撫皖同巡按御史張烜上其事於朝得旌門焉厥後史公以父喪里居夫人之子逸翁君以啟陳謝公答書云云即令所傳卷中手筆也以樹觀之疑前當有寒暄敘答語或逸去僅存此六十餘字耳自太傅文端張公暨諸前輩老先生題識揚推歎羨至詳且盡固不容復贊一詞顧余攷諸遺文軼事有不能不慨然於公之言者謹按忠正前娶李夫人繼配楊夫人公弟可模妻即李夫人女弟也可模早卒李絕食幾死忠正殉國後太夫人居金陵嘗病劇李割臂肉愈之有貴人某豔李彊欲娶之李忿詈拒之不可則兒髮割鼻及一耳示之事乃得已則世所傳史八夫人者也攷姚夫人殉

節在丁丑之歲忠正答書在己卯李夫人之事在乙酉相距七年當公答書日詎知節孝之人近在其家邪即公深觀時變或私計密慮自辦一死以酬知報國而烏知女婦之節亦出其家門邪雖然公之言曰節孝之門後必昌大者則不能無疑焉謂公之言不信與則姚夫人之後自逸谿君數傳而魏科顯仕照映閭里揚名海內其子姓嬰被英英鵲起方興未艾不可謂不信也謂公之言信與則公身且乏嗣而八大人之後未有聞焉可謂信乎姚夫人之節奇節也忠正之札寶墨也題識諸公名賢也可謂盛美矣鄉非其子孫之賢且貴顯則此諸美者未必傳傳矣亦未必其盛若此不可謂不

信也然而當日不幸被寇難同一殉節捐生無慮數千百人
者不必其皆克有後有後矣又不必其皆賢賢亦不必其皆
貴顯以致其節行流傳之盛若此則天之報施善人已不能
合符一轍彰信無憾而烏在其可必乎獨是當日題旌夫人
者並有直指張公而逸谿之謝啟不之通雍公之題識弗之
重而夫人之節炳然照耀於百世獨與史公之書並響不朽
然則吳氏子孫所藉以顯夫人者獨賴公書之存而其言又
適有驗焉則是烏可謂不信乎哉嗚呼孝節之門後必昌大
者天道之常也其不然者變也史公之後不昌者事關千古
不必以一人一家私之也夫君子之言天者亦道其常而不

私爲者可也

跋楊忠烈公與吳司馬公三書

右明楊忠烈公與吾鄉司馬吳公三書公之族裔孫卓仁所藏友人姚石甫馬小眉朱酉存跋尾亦旣感時撫事揚搉言之矣以東樹攷之其事多牴牾不合石甫云楊公此書蓋在天啟四年削籍之後因據本紀謂書所偁當柄爲顧秉謙魏廣微小眉據勅書偁公以天啟四年正月總督宣大山西二月改命督薊遼又據孫承宗傳謂楊公此書皆公督薊遼時事也朱君云是時已與左忠毅諸君子削籍歸矣云云按明史稿神宗紀公以萬歷四十二年巡撫四川其總督宣大山西明史無傳年月不可攷要之楊公此書正公在西廂日無疑也若天啟四年楊公以劾魏璫削籍時公督薊遼雖是年正月先

有總督宣大山西勅書然旋即改命且楊公以十一月去公以三月督薊遼莅任已久而書中方言令公以西師行用臨淮入汾陽軍故事以冀其轉移前轍又不合矣且薊遼在東何云西邪攷楊公於神光熹際代之日爭遡侍移宮與賈繼春許各十二月抗章乞去天啓二年起禮科給事中然則公此書當爲萬歷四十八年泰昌之冬去國時及天啓元年之事也楊公書在是時則吳公之總督宣大山西亦必是時也其事蓋在楊公未起之先獨書中所云不肖之履虎尾得此猶福倘感聖恩結此忤逆璫之局似指劾忠賢事夫楊公之劾逆璫固將以死自處而猶欲從赤松子爲從容作無官一

身輕之計謂山中人猶可無慮公不應闇昧於事機如此此書一則臨行據鞍一則到家後爲翁應元者槃公以十一月削籍與公以明年三月冠帶閑住相距僅三閱月不應此三月之內疊有三書故愚直疑此書爲泰昌之冬去國時及天啟元年之書也是時王安未死忠賢未盛故公猶有弟恐中外大柄倒授中璫將來不可收拾之語若天啟五年則許顯純崔呈秀已用事璫燄大熾中外洶騰劾疏中所言已如彼不得猶如上弟恐將來云爾已也獨小創據孫承宗傳疑高陽與公有未洽此則不可知攷高陽與遼撫張鳳翼爭畫關退守之說嘗請勿設撫臣以撓戰守及與督臣王象乾爭撫

李敎王樞事又請勿推經略總督以一事權此事在三年十一月故十二月有停推薊遼總督歸經略之命及廷議不可明年三月朔王象乾以母憂去朝廷用吳公爲總督五月孫公自劾乞罷舉趙彥自代不聽六月命王守謙往關門諭留而傳偁承宗惡本兵多中制偁疾非罷是時趙彥爲兵部尚書而公舉以自代者則未知公意所惡爲趙公與爲吳公與據高陽集三十五忠詩則高陽固以公與楊公並重已今據熹宗本紀作天啟元二三四五年時事四官表並六君子姤禍年月與公歷仕時事與楊公孫公並錯而僧契靈家狀之牴牾不復辨也丁亥二月鄉後學方東樹謹識

跋蔡文勤公與雷翠亭副憲手卷

庚寅五月玉農太守招寓郡齋暇日偶示所藏蔡文勤公與雷翠亭副憲手札長卷及諸先輩識跋展卷敬觀既幸獲覩遺寶詫爲眼福抑於事有因緣不能無慨然也憶嘉慶戊午樹主新城令督學內閣學士陳碩士用光家得讀翠亭先生文集鈔本心知嚮敬然未知其始之受知於文勤如此其重也文勤學術經濟之傳爲楊文定海內共知若翠亭副憲則非師友淵源者或未盡悉聞副憲與陳凝齋朱梅崖兩先生相切劘講學宗朱子爲古文師魏叔子三君子之傳爲魯山木先生仕驥實爲高弟克大其成後山木先生見先師姬傳

先生心折焉以爲古文正脉在桐城遂命其子嗣光及甥陳用光來學於桐用光卽凝齋孫也樹之獲交曾陳二友而因以得讀翠亭副憲之文也由此其後嗣光早卒惟石士今達爲顯仕感念師友存殁升沈益望石士以克繼先師者上嗣山木副憲莊子曰江河合水以爲大況因源流一派者乎雖然此猶爲文章之末而言之若夫太守什襲之意則必將使凡見此卷者皆繹文勤本恉讀書行已實踐其迹以庶幾如副憲之堅銳向前以弟一人德業自命也若徒矜翰墨歎賞名言則此卷之藏亦等於煙雲之過眼豈所以樂承於先輩者哉豈太守所以什襲之意哉後學桐城方東樹敬識

記左繭齋先生詩後

樹少時見家藏左繭齋先生詩一卷爲先曾大父手鈔本並敘嘗在先叔季默公行笥先叔既客歿於外莫知所終則此詩亦與之俱亡矣追維人事萬古銷沈一如夢幻世宙茫茫悲恨何限茲於故書堆中復得此鈔而前後缺佚過半凡自四十二葉至六十三葉止中又缺弟四十三葉其詩一百三十二首據先曾大父敘偁先生臨歿以其稿專屬刪訂重亡友之末命爲乙其十分之二得一百六十首有奇爲梓以行世而吾家竟無其板訪之邑藏書家皆未見桐城先輩詩其氣格蹊徑往往相近而先生作尤奇峭奡闊噴嚙不顧信乎

先曾大父敘所云令讀者未嘗相識如見其人以爲其志之所持有本故耳又據望谿海峰集諸傳記文偁先生名文韓字秀起少保忠毅公曾孫而未生先生仲子也卷末有同從子左仁看梅詩而望谿集左仁傳云先生於仁爲遠昆弟行仁早卒先生未嘗見疑望谿誤也又敘偁與從弟策頎詩居多今此鈔纔一再見而已又袁太史枚記宋石門古詩以爲孫麻山先生名學顏字用克之作今在卷中題曰宋石懷古又卷中哭陳敬持詩一首則確爲孫作然則此鈔不盡爲先生詩也又卷中誤編獨人和尚詩三首初不知爲誰以爲與宋遺民鄭思肖等類後見廣東通志知爲韓姓僧名亟可字

祖心博羅人尙書文恪公曰纘子少爲諸生忽棄家入羅浮江南既下坐事戍瀋陽有剩人集而先曾大父詩集中有涼涼生苦竹山人何非老人皆不知姓字山林隱逸前輩零落無從諮詢可慨也又先生尊攷字未生而卷中有無情天亦成空老有用人休說未生句疑此亦孫作也自記云張華農尹石冠堂文鈔云苦竹山人張純字吾未處士張求遠之子求遠舉孝子名載江南通志蘇厚子云望谿左仁傳云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恐非看梅之人或係兩人邪又云嘉興人言呂東莊自俯何非老人　淵如按涼涼生即麻山先生

合刻歸震川圈識史記例意劉海峰論文偶記跋

右歸震川圈識史記例意劉海峰論文偶記各一篇學者所受微言奧論文章眞傳在是也或曰自昔作者弟以其文傳

而已未有舉其所以治文之方而箸之爲言者若此則幾於陋與余曰然凡後人之所言皆前人所不言非不能言之也以爲吾不言而使人以意逆之則其思之深得之固而其味長言之愈惡使人習口耳而不察道聽塗說不得其所以言之意反以褻吾至教古之遠者甚深有見於其得失如是故不惟不暇亦不敢非弟爲其名迹近陋避而不爲也然則二先生之慮不及此與是其言當從棄置而不足采與是又不然凡後人之所言多前人所未嘗言孔子之繫易由伏羲觀之則陋矣漢唐以來儒者說經所發明由先聖賢觀之皆可曰陋然而至於今而傳注不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有明也

爲其冥冥晷即於昧也孰若以吾所覺覺之也是得聖人成物之智者也傳言者當論其言之當否不當屑屑泥名迹怙一曲若鄭緩之爲儒也百家衆說愚誣謬種之傳盈天下而顧欲屏其妙要者而揮之亦過矣是二說也學者兩擇之而取衷焉可也二篇舊皆刻本今張子小石欲取合鐫之以廣其傳余故箸所聞大意並附韓理堂跋語爲治古學貴文章者得有攷焉

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

古人箸書爲文精神識議固在於語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義用或在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又有識精者爲之圈點抹識

批評此所謂箋疏也能解於意表而得古人已亾不傳之心所以可貴也近世有膚學顓固僻士自詡名流矜其大雅謂圈點抹識批評沿於時文傖氣醜而非之凡刻書以不加圈點評識爲大雅無眼愚人不得正見不能甄別聞此高論奉爲仙都寶誥於是有譏眞西山茅順甫艾千子爲陋者矣有譏何義門爲批尾家學者矣試思圈點抹識批評亦顧其是非得眞與否耳豈可竝其眞解意表能得古人已亾不傳之妙者而去之哉牝牡驪黃誠迹論矣其外所以爲天閑者安在非得九方歅其人者孰能辨之姚姬傳先生之類纂古文辭也原本有圈識評抹後來亾友吳佑之重鐫板本誤信人

書而盡去之吾甚爭之而不得可惜也今此本采傳大雅則識大雅矣試令後來學人讀之能一一識其文中之秘妙哉此關學問文章一大義吾故不得不明以辭之宋程時叔撰春秋本義三十卷凡采一百七十六家之言前有問答通論綱領及點抹例一卷中有所謂紅黃青黑側截點抹之別成容若栞入通志堂經解徐東海因其中有關葉不敢擅增句讀圈點何義門謂圈點有亾皆宜照依元本而東海必欲一一例竟全未刻句讀點抹何甚惜之夫圈點評抹古人所無宋明以來始有之去之以爲大雅明以前所無　國朝諸公始爲此論吾以爲宇宙亦日新之物也後起之義爲古人所無

而必不可蔑棄者亦多矣荀卿所以法後王也後人識卑學淺不能追古人而又去其階梯是絕之也自記云其義可存文則略倣南豐魏鄭公傳書後

鄧尚書譜韻圖跋

雙聲疊韻六朝以前人人皆用之人人皆知之周沈晚出嫌其局僿斥以為病四聲既顯文家遂廢不用實亦少知故齊梁之世時人多見疑問謝莊羊戎之倫斂口慧心輒造新語不言本證唐人非音不得反侷借之西域信佛弟子獨得眞傳華嚴經每卷首皆載西江月詞一闋云華嚴字母衆義親宣善財童子得眞傳字母紐弄欲昭反昧徒益紛紜至於有宋大儒如朱子又莫知本韻率讀以叶

明三山陳氏實𢫬古音之說遑乎　國朝顧江戴段諸家繼起古音大明惟諸家之書但言古音未劇論雙疊金陵鄧嶰筠尚書以爲元音依永莫備於詩溯始關雎卒乎殷武爰及政暇賁以成譜指文命韻析句諧聲不書一語奧秘悉章宋後羣書無此簡體遠非其對爾雅毛傳始可類儷於以輔成均表揮發聲類通之於六籍可用閎覽凱化無窮千世之下與三百篇竝行莫能析而廢之不朽大業其出有時自非應期惡能遇此後有揚雲陸詞斯知足貴既已成譜復爲是圖命題其前因述緣來即用本體作三絕句以當述贊云爾

江南春詞跋

倪雲林江南春詞三首明代吳中諸賢屬而和之者凡三十九人最後萬歷間朱狀元之蕃蘭嵎暇而書之並續和四章蘭嵎籍貫金陵最有書名淸詞名翰可誦可觀洵儷四十賢人矣迂翁人品畫品高峻絕世亞於黃鶴山樵當日外國使臣行千金求一窺淸秘閣而不得百世下其風采猶可想見卷中諸作氣韻淸曠天然拔俗咸不媿迂翁原倡卷前有金箋觀其題識知爲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秘藏本雍乾之際海內昇平士大夫多以池館賓客收藏鑒賞相競而馬氏尤箸幾可方元時顧阿瑛獨怪厲太鴻館馬氏最久而曾無一言及此豈未之見邪此卷不知何時歸於仁和趙氏二淸小

山堂余從趙氏裔孫亟借觀閱以呈於兩粵制府尚書鄧公公一見擊賞謂是宏傳藝苑用永名蹟因屬董琴南觀察影鈔付梨而歸其原璧於趙且題高陽臺一闋自書於後以當跋尾格韻清綺楷法勁妙其於卷中諸賢非但徑可把臂抑應齊當頫首觀察藝鑒洞徹鉤撫維肖姿致如眞無殊響搨於是既使五百年聲名文物藏薶蔽褫聚見一時而尚書暨觀察仕優而學又因以增一翰墨因緣佳話是重足尚也道光戊戌夏六月桐城方東樹謹識於粵東布政使署九曜一石之南軒

記史司寇因字作外本蘭亭跋

蘭亭自宋熙甯中薛紹彭取定武宣庫石本刻損五字攜歸其後大觀時詔取薛氏石置宣和殿自是有二本趙子固所藏姜白石五字未損肥本所謂落水蘭亭者也明柯九思所藏五字已損瘦本也其實皆一石也至薛刻副石爲金元人移去所謂國學本也宋刻石本定武外又有賴上井中所得者極佳今石亦毀不可得大抵蘭亭原本既貴士大夫各以家藏本鉤摹入石毋慮數百本孫退谷言南宋理宗御府所藏一百一十七本又有游丞相所集亦百餘本西川胡氏所收二三十本而定武本自南渡後不復可得凡一帖而摹者十家其面目必十而況其爲數百家邪曩見王夢樓太守跋

姚姬傳先生況字作三點攬字作兩橫本以爲惟寶晉齋摹定武本與此同然不得未損本觀之不能定其是非今已損本尚不可得何況未損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信哉至此本因字作外乃是俗刻史定爲唐蠟者妄也

馬一齋先生遺書跋 二首

有正言繁偁而人不悟且厭之者旁見側出無意立言自然流出見者如獲異聞渙解意趣而因以明道者古之善言者蓋嘗有若是之人也之言也非斷取於人而以非售其言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有本焉如是耳見世之箸書者剽竊若且速以歲月而邀名者皆是

淵渟靜淡於大木積而厚發者不數遘卒其速成邀名者終
速朽而無名而不數遘者人轉以其希有而貴之如法物焉
於是浩帙重編有不若徵文細意者矣竟陵胡承諾嘗繹志
六十一篇轉稱儒門精言而儱侗紛沓心尚龐駮如庫藏猶
大官庖以爲婁人餓夫又如以飴餳粔妝餧嬰兒求飽者不
得飽既飽者慮或損腸胃嗟乎繹志其一耳如繹志類者不
可勝數也鄉先輩馬一齋先生闇然篤志君子也平日不以
經學理學樹幟志爲約人其遺文亦寥寥無多然嘗讀之入
其中而耳目洞然一明焉心志暢然一適焉如行平岡曼陀
而時見瑤艸琪花也如望長空白雲而忽見霞綺也如循近

澗清泉白石游鱗一一可數而可掬也不專談道而道見則歎曰此始其有本者不然何世之以經學理學箸書專家者非其心得掇獲一二似此而不得也往者見安谿官獻瑤石谿集吳江顧汝敬研漁莊集與先生是集蓋相若云世有知者或不以余言爲妄也同里後學方東樹謹書

翊翊齋筆記二卷一齋先生所箸也嫠樹嘗爲先生作遺文跋尾稱先生不以講學立名樹憾時未見此記也茲先生曾孫樹莘始以此見示敬讀數過則歎其醇正箸論言言心出非口耳陳言者比於此見先生檢心之切嚮道之眞洵足爲聖學津梁矣至其憫時病俗亦時欲以其言效鍼石之用於

世然後知先生但不以講學立名樹幟非不講學者也抑知非有此講辨之根柢而烏能茂彼文字之敷榮乎因悔前言闕漏不實爰書此以訟吾過道光丁酉四月後學方東樹謹識

書嘉定黃氏日知錄集釋後

黃氏偁得潘檢討刪飾原本又得閻楊沈錢四家校本以爲先生討論既夥不能無少滲漏四家引申辨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爲是書羽翼也東樹按餘姚陳梓古民書日知錄原本後曰稼堂先生當時急於問世任意點竄云云竊謂二家之言不必可信觀先生自敘及與人書皆偁三十餘卷今黃氏

所采仍三十二卷則此自係先生臨終絶筆自定本稼堂弟曰得手稿校勘而已未必敢有所删飾點竄也黄氏又倘後得原寫本以校潘刻得者大半此言尤非是果爾則必是取作者所棄以㕓銅充鑄政先生所罪者也要之日知錄無用釋後人或有所引申糾正各存其所私箸可也政不必沾沾自喜埘此書以掊擊詰難爲自重地也伏讀　四庫提要於閻若璩沈徵趙執信一一致譏獨謂此書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則顧氏應亦灝首於地下以樹所見諸家之說惟徽程吏部魚門論亦最得平而是集所錄九十餘家說獨未見采取何邪